東濱集 四

廿七

東溟先生集卷之七

一善 金世濂 道源 著

疏 劄 啓 狀

辭副修撰疏

庚午正月○初丁卯虜難公以體府從事官陪　分朝南下全州奔祖母鄭夫人喪軍中無他馬體察使李公元翼令以所乘驛騎行至是當路郎官執此爲咎欲遏淸選人多嘆惜　上聞之曰此皆出於排斥異己若其同類則設或有些失蓋掩之不暇異己則雖以金世濂不得免不亦痛乎朋比之害必亡人邦國而後已盡黜主其議者特除公禮曹正郎又除副修撰公時在原州有此疏

伏以臣罪盈惡積自絕明世納汙雖賴於包荒引慝方切於内訟異數杳臻震怖尤極怵迫窮鄉屛伏不

出脤闋已久尙不敢拜掃父母之丘墓復蒙 特恩
除授禮曹正郎臣之愚意以爲雖重得罪不可不一
謝 恩命黽勉扶病冒寒登程行到中路賤疾輒作
留滯旅店踰六七日忽承 召旨以臣爲弘文館修
撰聞 命驚惶措躬無所論思之地經幄之任此何
等職名而乃至於負罪之身乎悸恐所致証勢轉劇
自量筋力決難前進呈狀本郡轉聞于 上矣及受
回下不許遆免進退狼狽神魂飛越不得不仰首呼
天一陳哀悃惟 聖明垂察焉臣竊念自古士大夫
得罪於世者或出於怨讐之搆揑或由於語言之傳

訛無其實而抱寃者何限今臣之事則不然自犯之罪臣實有之何敢不自首於 君父之前乎當丁卯變初以幕官南下事旣倉卒家且貧窶無一匹私持之馬只乘驛而行及到全州聞祖母訃喪在原州相距數百里臣氣禀素弱道路又遠若令徒步則雖一日之程勢不能自致流離奔竄之中旣無族親朋友有餘力可以借馬者幕中同僚目見而悶之借給驛馬臣於是時唯以得達喪所爲心不復念一身之犯律後日之得罪到今人言之來其亦緩矣罪犯旣重公論可畏設令病勢差歇可以趍朝決不可抗顔承

命以辱淸時況今旅寓荒凉調治無效一縷之命濵於危劇者乎伏願　聖明憐臣情勢察臣衷曲亟遆臣職名仍許退伏追愆省咎以畢餘齡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瞻望天門雪涕無已云云

答曰其時若守常規則未免陳三之死此實朝廷所可矜恕者也予意如此故不以爲非爾其勿辭

入謝後再䟽

伏以臣冐瀆封章自陳罪累冀解職名退伏田里席藁旅次方俟嚴譴不自意天地父母之仁過於容覆特下温　批辭旨諄切肉臣於枯骨之餘援臣於深

聖之中伏地披讀涕流被面竊自惟度以臣之跡以
臣之勢雖召命累至揆之義理决不當趍詣顧臣以
不貲之身承
恩至此廉耻之節不暇顧公論之嚴
不敢避抗顔自奮偃然詣闕可謂不復知人間有
羞愧事也謝
恩之後即退私室以待物論之發寂
然數日不聞有彈正之擧臣之進退到此尤難乃敢
再瀆天聽冀
殿下之垂察焉臣本無學術又無才
能愚騃荒迷自取顚隮雖
聖上涵容朝廷寬貸以
爲可恕而不之罪得免刑章幸矣豈敢齒列清班論
思近密自同無罪之人乎伏乞
聖明憐臣之愚察

臣之情亟許遞改以安愚分糞土小臣干瀆至再無任戰掉震慄之至云云

荅曰省疏具悉至懇予意已諭爾勿更辭從速察職

三疏

伏以螻蟻微臣遭遇聖世鴻私所屬曲被龍光感怖之極福過而災疾病轉劇性命危淺不得不以呈告之章仰達天聽遞給之命又出慮外伏地震悚不知所爲以臣子分義言之不合復有塵瀆自納於逋慢之罪第念臣禀氣最虛賦命至薄六年以來連在草土奔走於兵馬之際作客於嶺海之間不習水土

風氣又殊驚悸餘魂百病所纒形容枯瘁神志昏耄自分廢處以沒餘齒承命以來感激揮泣驅馳道路犯沐霜雪纔達都下氣力已盡舊疾發作危證疊出虛眩頭痛若坐霧中一縷之命恐不能須臾雖欲陳力其道無由上無以報天地罔極之 恩下不得展臣子報效之願臣之情事其亦悲矣况臣違離 闕庭四年于玆區區犬馬之誠豈不願一近嚴宮獲瞻天日之容哉疾病維縶籲號至此伏願 聖明憐臣衷曲察臣癃癈亟許遞改俾全餘喘千萬幸甚臣無任戰慄屛營之至云云

荅曰省䟽具悉至懇速出行公更勿固辭

陳弊上䟽 仁祖九年辛未十月

伏以臣聞古語曰智者謀之愚者壞之此言國家大計非人人所可得議也臣本至愚極陋不知大計自以臣受國家異數蒙不世之澤殺身滅軀曾不足以上答 天恩旣有所懷不敢以愚陋自外出一朝之命以畢其忠唯 聖上擇焉竊念國事日急危於累卵城郭不完非今日之患也甲兵不多非今日之憂也邊圉不固非今日之災也衆困民怨人心已去瓦解氷泮莫可收拾夫以 殿下之明聖夙夜畏戚若

保赤子豈不恤不勤使斯民怨苦直以國家多故累經變亂當事之人或過於太勤主張之臣或急於辦事施措之際未免失中小民怨咨馴致於此縱不能鎭定懷綏其可從而壞之耶今者築城江都所以固根本也考講三南所以舉舊典也不守義州力不足也皆國家石畫定筭而臣以爲失人心之本在此昔楚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夫江都天險也島以爲城海以爲池守禦得當虜豈飛渡邊地子城倭人土窟與此有別以其外城失守

則入守子城倭人尤長於守禦形勢迫則入土窟土窟不可保挺白刃潰圍設令虜不幸近海岸一步地則 殿下眞能背孤城血戰與此賊爭一朝之勝敗哉帝王駐蹕之所不可無徼巡周衛之設則築城之擧固無不可但以今日之勢揆之不可不停何者山陵大役起於上歲澇旱之災又酷今年根本之地民力已竭西成失望野哭相聞流離飢饉十室九空驅之以畚鍤之苦策之於板築之艱欲民之不困難矣城未畢而怨已作此臣之所大懼也三南國家腹心也近年以來民怨方作賴大家士族相與維持不至

浚散考講之法非今日創立乃 祖宗舊制特國家
多事廢格累年耳循例考講自有都事非軍籍大擧
則不遣御史御史之下風稜自別遠近騷動莫不狼
顧無軍籍之實而有騷動之患適足以駭三南之耳
目當初本兵亦不請遣誠以年例汰講不必待御史
憲府之請臣實未曉廟堂乃以數改爲重如知其不
可何害於十易今雖發行不專爲考講而行則追寢
事目有何所損事固有名異而實同者着實擧行雖
不遣御史不患軍額之不增三南之民連歲飢饉流
離怨咨大小不安講未半而怨已起此臣之所大懼

也平安道國家之門戶也驟經兵火淸北特甚收合餘燼保守安州國家豈嘗一日忘義州哉繕甲儲粟爲必守計不曾謂淸北爲可棄也而割棄之說播於一道民之言皆曰國家棄我將安所依歸乎互相傳訛不平之氣滿腹今日爲守禦之用者此民也爲戰鬪之用者亦此民也而民怨至此豈不寒心西民愚朴易惑而難曉臣恐急亂之際以此爲口實而無意於死長則非細故也盤庚遷殷屢進厥民成王還周尚用多誥自上古之世不免有曉諭之擧宜宣布曲折以慰其心一道之內爲守令者率皆武夫善惡相

半軍政廢墜按撫褒黜所不可已西民既以見棄爲憤而守令又從而不恤則其不爲西入島北入胡者幾矣此臣之所大懼也噫京畿國家之根本而根本如此三南國家之腹心而腹心如此平安道國家之門戶而門戶如此若漏船之在波濤覆亡無日議者乃曰我善築城也我善得卒也我善守邊也豈不謬哉人心一散大勢已傾 殿下雖有十丈之城百萬之衆帶甲十萬無益於成敗之數臣恐羣臣之爲此計者過也臣書生也唯句讀是事有何識見敢論國家大計誠以此事雖細安危之機在此人心向背之

關在此不得不爲明主陳之 殿下毋謂至何從而
得之毋謂此細事而忽之可停者停之可改者改之
可諭者諭之不使人心離散非獨生民之幸實國家
之福也臣無任惶恐屛營之至云云
荅曰省疏具悉條陳之事當與備局議處焉
備局回 啓略曰司諫金世濂身居諫官憂念國
事別爲陳疏非草野空言之比所當採擇施行頃
承 聖教江都軍幕姑待明秋築城事亦當徐議
三南之獨遣御使考講必致騷擾疏中所陳實有
所見令都事爲之無妨淸北割棄之說浮言胥動

愁咨盈路疑朝廷實欲割棄者然誠非細慮依乙巳故事別遣御使曉諭民間云云依回 啓施行

乞郡上疏 辛巳正月承旨時按安邊府使

伏以臣薄祚險艱早失庭訓子母爲命心跡孤露枯魚之銜索幾何而不朽遭罹變亂寄寓窮鄉適逢凶歲峽田尤甚饘粥之資唯私債是賴貧病相仍委頓枕席蔀屋破牖生理都乏臣於客夏獲蒙恩暇歸省疾患則悲喜交至感泣 聖澤及其將還連日不食不忍相離有同遠訣每於書信之來以一朝溘然不得相見爲語臣誠哽咽方寸輒亂臣之於朝列直一

腹背毛耳空疎昏謬無所裨益有無近遠少無所關
自以遭遇　聖明曲被成貸發身陪貳曾不足以少
荅萬一目今時事尚忍言哉憂危百端莫保朝夕欲
行則分義不敢欲留則毋子相離臣之情事實爲悶
蹙伏見　聖明臨御以來政先體下恩洽錫類區區
烏鳥私情至被日月照燭者亦且不少倘蒙　聖慈
憐臣悶蹙之狀除臣一縣許令便養人子至願庶或
少伸其在孝理之化亦豈無所補哉風樹難靜西景
易頹事親事君日有短長不得不冒萬死哀籲臣實
死罪臣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祈懇之至云云

吏曹回啓曰至誠所在神明可感所當依願
而朝紳中文雅重望鮮有其儔不敢擅便云云

備邊司有司堂上辭免疏

伏以臣以宿病之身久當喉舌之任轉成沉痼幾至
顚仆自遷轉忝竊之後幸得旬日調治庶望回蘇不
意備局有司之 命適當此時事務之劇無異喉舌
方欲陳情乞免之際又犯怠慢曠事之罪臣誠惶恐
只待譴罷矣第臣於疾病之外尤有所大不安者副
提調之任雖有 先朝舊例其時被薦者二三臣皆
不敢供職不久遞免蓋以其事體終有所不可今者
物論皆以此任爲不當臣有何特異才能而一向叨

據偃然擔當乎且今國事罔極事機交迫此時廟堂
叅佐不可苟授匪人臣於簿書期會之間猶且不免
懷曠況於頭腦緊關義理所係之地則臣誠慟哭九
不知所達不但無所裨補終必有所乖違且念臣曾
於登對之日畢陳狂瞽之見到今昏騃迷塞如故反
覆思量不得不冒死自列伏願聖明加察諒臣素
心非有他端亟命遞改以授可堪之人千萬幸甚
臣無任惶恐屛營之至云云
弘文館請勿罪儒臣劄辛未四月 時爲副應教
臣聞大舜之所以聖以能納諫而揚善也今儒臣之

盡言乃其職分其言善自宜嘉納如其過激亦當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不當赫然震怒摧折之如此也至於典禮之失大臣旣已陳啓兩司又爭之豈可獨罪數臣乎自今以後直截之風消諂佞之習長唯予言莫之違則 殿下國事有不忍言者請還收其等遠竄之 命

執義避嫌啓辭 辛未五月

臣素乏風力隨衆碌碌臺省之任實非所辦每懷惶蹙惟呈告是事況今天災慘酷鬼神交怒七月不雨赤地千里大命近止喪亡無日邊虞孔棘虜情叵測

君臣上下協心同德尚懼不濟 天威日峻雷霆震疊乾剛獨斷恥視一世貶逐儒臣不啻弁髦斥逐大臣如棄弊屣韋布之士抗章論禮而未免爲怪物喉舌之臣考經回啓而至比於指鹿辭旨嚴厲愈往愈甚小大戰戰莫不寒心自古以來安有否隔如此而國不危者乎當此時也正事之責回 天之機專在於三司若臣駑劣其何以堪瑣叨諫省未免疲軟之譏纔忝經幄自做顚妄之失進退無據甘自縮伏又聞經席重臣橫加詆罵至於請罪臣何敢復入臺省有若無罪犯者然乎決難苟冒請 命遞斥臣職九年

辛未將追崇 定遠大院君大臣臺閣皆爭執 上
不聽玉堂亦爭之 上命竄玉堂官公代爲副應教
上劄論不可罪時大學諸生上疏陳追崇非禮 上
謂之曰何㨿此物敢陳非理之說爾司啓辭中有論
及昭穆 上問政院政院攷經回啓 上曰承旨徒
知營護臺官古之指鹿爲馬無足恠也及臺官遆公
繼爲執義引辭 上乃
寢玉堂官竄逐之命

司憲府請罷吏曹判書李貴啓辭 辛未閏十一月時爲執義

天官之職主進退百官人主之擇置天官必出於正然後天官之掄選庶職亦得其正自古或有當急難之時而自薦爲將者或有負治劇之材而自薦爲守者誠以臨危授命有必死之義內重外輕有分憂之責非有利乎已而求之也吏曹判書李貴敢於 榻

前自薦爲家宰雖 聖上妙簡實出至公除目之下
適出於求拜之後國言之藉藉無足怪也設令銓曺
叅判作窠而人有言於李貴者曰我願爲叅判則以
爲其言之出於戲而不謂之無恥乎 揚前自薦非
屋下私囑銓長非亞銓之比則物議之來烏得免乎
側聞有人求官於李貴則薄其自衒欲爲 啓達云
自衒之苟且亦李貴之所心非也堂堂 國家豈可
以李貴之所不爲者待李貴乎且大提學極一時重
望廟堂乃朝廷大會李貴肆然罵詈有同奴隷一坐
驚駭相顧失色豈不寒心哉李貴向人詬辱亦是常

事第前日所處者乃等閑之職其言別無輕重今則所據者天官也所秉者政權也朝廷之上名器爲重士夫所礪廉恥爲貴誰肯甘羞忍辱樂爲其人之甄拔而願立於朝哉竊恐 殿下之朝廷自此無寧靜之日而官方淆亂國不爲國吏判李貴請 命罷職

荅曰洪瑞鳳身爲冢宰大惡追崇故李貴之言不過深憤吏判而發李貴之自薦非止一再故聽之者不以爲疑言之者亦無干澤之志今爾以其言爲有心不亦異乎以予觀之搆毁吏判似有別情更勿瀆擾

再啓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初旣發言求拜旣拜之後晏然
行公外人安知其言之不由於本心而其跡之不在
於干澤乎論人之道不過據其言與跡而論之其言
旣如彼其跡又如此上自朝紳下至輿臺之賤皆曰
今之吏判得於自薦臣等所論實出公共之論豈敢
有他意於其間彼輿臺之所云云亦豈有別情而然
哉昔在太平之日銓官之被劾被推比比有之近來
絶無此擧深慨世道之不古者李貴之所常言也盖
緣公論在臺省而不求媚於銓官故也今之在言責
者若畏其見忤而不盡言於 殿下則其自爲計得

矣無乃不近於媚銓官而負 殿下乎云云

答曰晏然連啓似極無耻不圖今日復見曩時之態

三啓避嫌 處置出仕 特命補外

殿下不謂臣等無狀使待罪臺省不敢念觸 天威之爲臣患也論失政之爲臣害也愚忠所激只以含嘿苟容爲深耻誠未格 天反承嚴 旨夫 榻前自薦罵坐不敬何等罪過此而不論則臣恐朝廷不尊紀綱不立禮讓掃地官方淆亂臺閣之間自此而索然豈敢有一毫他意於其間哉自古人主之待臺諫斥黜之流竄之則有之至斥之以別情無耻則未

之聞也 殿下之疑臣等無乃太過歟人臣負此罪名死有餘辜何敢苟冒請 命鐫罷臣等之職

北邊事情狀 按北關時

六鎮一自丁卯以來不死則流散十室九空殘堡小鎮不過數戶列邑諸府徒擁虛城加以連歲早霜生理都盡耳目覩記誠爲竭悶上地沃厚本無征役之侵門庭無患久絕防守之苦撫綏得宜亦能收拾豈可置之無可奈何之地而任他空虛臣以謭劣猥蒙重寄夙夜憂懼巡歷鎮堡備加詢問民瘼所關不得不變通者敢以愚見條列如左請令廟堂參商處置

一北方苦寒民皆赤脫貧戶殘氓凍死丁寧木同運入之擧數十年來未曾有遠近聽聞莫不感亦惠澤所及不啻挾纊六鎭之外鏡明吉三邑亦當一體施行並爲分授計其民戶量給同數換貿之際稍平其直俾令殘氓均被德澤所捧穀數段畢捧即時成冊

啓聞計料

一今年失稔百姓方以秋糴爲憂盡爲換出勢所未易今若沒數分送或不無虛踈不公之患餘木姑留吉州鏡城以待各官請報加給計料

一吉州堡鎭幷計木十同明川堡鎭幷計木九同鏡

城堡鎮并計木十七同富寧堡鎮并計木二十三同
穩城堡鎮并計木十二同慶源堡鎮并計木二十七
同慶興堡鎮并計木十二同北行營木四同吉州留
置木二十同鏡城留置木二十同二十二丞
一六鎮流亡專在於逋欠逋欠不除則流亡不集所
謂欲其入而閉之門大抵逋欠非其身之所食也乃
一族切隣或逃者之未收而必責之時存豈不悶枉
北俗多受還上一戶或至六七十石自已所食尚患
難備欲還者畏其被責時存者爭懷逃避若不有變
通恐難收拾各官自有耗穀餘數及會外餘耗之不

載於會計者歲月既深或未免虛踈盡爲查出添以
臣營置簿諸穀六鎭及鏡明吉通計一萬一千六百
餘石以充其數謹以德意蕩滌逋欠各其官會計懸
錄戶曹上送爲白乎旀各邑流民之在磨天嶺以北
者嚴立科條爲先刷入各別斗護使之限年蠲役軍
保則令戶主勿徵久遠身役以開安集之路原籍官
則設爲什伍法使不得逃散
一刷還新來接者以吉州鏡城留在木從多少計數
分送各官依他百姓例許貿所納穀待來年秋成備
納次別件成冊上送計料

一逃亡秩查考則三色奴婢爲多蓋因正軍則有奉足此輩均是軍役而旣無奉足又有貢米納半之擧私奴則或被本主侵責故不能安接各年未收貢米之當徵一族者亦以諸穀查出蕩滌婢子依前收貢奴子則限蘇復間姑爲權减以開安集保存之路似當

一私奴依前事目舉行一切禁斷事申明知委

一慶興則也春相接之地接應甚煩加以時存還上元數不多雖欲拮据蠲减無路下手逋欠六千石內無根看不可捧者三千餘石有根着可捧者三千石

六鎭之中此邑獨未得參誠爲不均地勢最下今年失農視各邑尤甚此邑朝廷以別樣處置各官逋欠限充上間耗數取半之法姑爲停寢以待充上爲良結六鎭各官人民到處呼訴衆願如此民情可見鏡城明川及六鎭之末盡蕩滌者並一體施行恐或便當

一北道之去臣營絶遠非但規畫分付常患不逮北道利病專係於北兵使今此刷入安接等事令北兵使檢飭擧行爲當

一六鎭文敎將至泯滅誠極寒心鏡城文官朴興宗

稱以六鎭敎養官吉州文官李士瑀稱以鏡明吉敎
養官使之敎誨以責成效北道遐遠之地雖或出身
無路從仕終至老死亦甚可矜今此北道文官依將
官例積仕有成效者許出六品以爲盡心敎養之地
爲當
一慶興接應胡人與會寧一體而會寧則不過商胡
出來之時慶興則也春部隔江相對出入無時橫恣
虛喝擾害不一府使金汝水明敏勤幹非但吏民畏
愛接應胡人隨事善處威信並行實爲敬服自古善
於兵事者久於其職方能展布手足金汝水今當瓜

滿別採嘉奬仍任似當

一時膳訓春地勢沃饒廣濶我邊六鎭之所無與慶源撫夷特一衣帶彼方來往時膳者數十餘人訓春則將以明年來往若令此處便成胡窟則邊城之安寢晏食其可望乎他日若令驅而逐之數舍之外兵用數萬力或不及言念及此不覺膽寒億車兩胡嫌隙已深今此設屯少無利益於渠輩及時周旋容有可爲而金汝水旣爲兩胡所服以此一款專委金汝水使之竭力善處以責成效爲當

一六鎭霜災雖慘早穀則頗實晩稷豆太或有二分

實者或有一分實者死亡之患恐或可免若玉蓮茂
山豐山梁永永達細川防垣阿山西水羅造山等堡
全無所食此處不可無別捄救活慶源最處下流所
種皆晩稷故尤甚不實此邑則必須千餘石運可救
一本道水田北各官幾盡全災明年種子他道移運
事處處呼訴江原道扞城高城通川等官種子移運
德源元山倉令各官趁農前受去分給爲當大米會
寧慶興接應胡人處方無所儲嶺東田稅米運入北
靑陽化倉以爲分給之地爲當
一黃栢坡權管李應男專事侵暴士兵流散至於十

餘人實化權管許貞度行身悖理人羞同列李應男許貞度棍打罷黜重下僉使南大賢事多顛錯洪棍科罪罪不至罷黜仍令察任

一三會寧接應商胡之弊罔有紀極其中最難者使喚下人城中寺奴婢二十餘人自前服役於商胡支供今則移屬輸城驛役盈庭呼訴驛役近驛他奴婢移給此輩則依前使喚恐或便當收貢案改錄上送計料

一六鎮素稱弓馬之鄉抱才退遠無路自達依近例邊將取才擇其三技入格分數居首者五人別單書

啓

一六鎭軍兵凋弊莫甚㣲丁裨卒不成隊伍貌㨾此則待流丐稍集方可整頓

一六鎭海尺流散幾盡其間侵擾弊瘼不一而足痛加禁並令刷還海尺之遠徃於江原慶尚地方者甚多自備局別爲申飭刷入爲當

一六鎭殘弊如此驛路可知輸城尤甚無形西路淸使亦爲抄馬道里絶遠顚斃相繼丁丑以後庚辰以上馬死者百餘匹馬從之逃徙者三十餘名抄定驛馬之際此驛限蘇復間減數爲當

一會寧開市時淸人所求農器釜鼎分定於北道各官則官無出處有匠人處勒定於匠人無匠人處括出民戶及其交易之際農器一件則黃毛一條釜鼎一件則黃毛四條慾號徹天每年來索何以策應戶曹案付冶匠所納今年稅米量減以慰其心此地正鐵多是水鐵之再鍊者會錄正鐵亦令會減預備農器釜鼎以待開市之用爲當

一慶源地方之逼入於慶興者號爲有信民之耕種皆慶興之人故自前割屬本府田稅亦納慶興唯以貢賦備納之際道路絕遠民皆號訴依田稅一揔變

通爲當

一鏡城明川吉州三邑農事比六鎭稍實雖以霜災所損極慘較其收穫則優於上年被災處不可不給災事䏻別爲啓聞臣方還到吉州親自巡審城津臨溟等處尤爲失農自六鎭至吉州水田處或全陳或全災

一鏡明吉三官亦依六鎭例拮据充上逋欠之數以開還集之路鏡城明川逋欠之數旣多勢難盡充極爲可慮

一北山堡殘弊無形處如吉州之德萬洞鏡城之甫

老知堡森森坡堡絶無生理逃亡殆盡其中不緊處合併之說非但自前有之北兵使李言愓力言其不可不變通臣本書生未諳事機且係沿革不敢容議一鏡明吉流民段在道内者督令刷入在他道者或移文其道或粘報備局六鎮流民之在三官者令其所居官一一括出無遺入送若不能舉行或以有爲無者許接人及次知鄕所色吏依法典實邊事並爲啓稟

一内奴婢一家内夫妻子女兄弟娚妹不計多寡奴則無奉足束伍防戍女則織布納貢已爲偏苦貢布

上納之際頭目作弊本司點退勢難保存鏡明吉利
端五邑奴婢到處號悶束伍編定若誠不得變通此
輩雖有復戶之事勢難支保納貢令本司摘治中間
侵暴者爲當
一道内烽燧之制非不嚴明沿江一隊直路諸處列
置相望數十年來未見有北烽之報平安者委屬可
駭中路絶火處各别申飭以重軍機爲當
一咸鏡道六鎭出身邊將取才擇其三技入格分數
居首五人前萬戶金光一居慶興出身崔蘭起居慶
源出身金大浩居鍾城前權管朴仲立居穩城前權

管許國材居會寧

一慶興武學朴德新邉將取才時三技入格分數最爲居首而未出身依例禁軍口傳事令該曹稟處事

備局回啓略曰監司金世濂到界未久盡心國事留意民瘼遍歷列邑邉堡有此條陳無非救民切急之務貿穀事及逋欠蕩滌身布減納等事依

啓施行教養官差出如有成效宜加勸奬令吏曹擧行慶興府使金汝水依狀

啓仍任内奴收貢作弊者令本道及内需司各別禁斷道内烽燧令

監兵使申飭云云依回

啓施行

咸鏡道內形勢狀

臣以庸陋受命藩閫夙夜憂懼思所以報答萬一唯其庸陋本乏才能雖欲竭盡心慮少無裨益臣誠惶縮上年還自北邊敢陳邊上事情不唯不以爲不可大小數十餘條無不一一允可特賜施設臣於此時感激涕泣無地自容伏念道內之事可言者多矣擧其大者則邑無法守鄕無善俗紀綱蕩盡民習大壞其於禮樂刑政敎化之具不知爲何事已極寒心臣竊憂歎至於兵馬戰陣之事似若可觀而亦甚無形以兵數言之高山驛吏驛子雇工通計三千三百南

兵使則三千四百武學諸色八百居山輸城兩驛驛吏驛子雇工通計七千九百北兵使則諸色軍四千七百案外束伍一千四百其於多寡倒置何如也閑丁之投入可知三手軍舊案四千今存者一千五百軍額之減縮可知一道校生官屬出身品官莫不有雇卒正軍奉足尚多未充雇卒之多濫可知臣以爲投入者不可不括出闕額不可不充定濫卒者不可不汰正積弊已久有同痼疾今若驟加整頓則非但作事太銳緩急失宜苟不鍊習雖得百萬何益於用古語曰行之有漸則民不驚處之有方則事易成又

曰益兵不如鍊兵爲今計莫若因其已籍之卒力行
鍊習故令臣不揆庸陋謹陳如左附以道內各項事
勢非敢謂臣之言有可取只欲竭盡心慮而已請令
廟堂商確取舍詮次　善啓云云
一治兵之法鍊習爲上今所謂合操大將聚軍教以
行伍故必須一日私點一日私習一日合操一日試
才犒軍暴露風雪爲日已多裹粮往來亦不下旬日
而其於技藝之習則不過一巡試才所謂操鍊者營
將之來招呼聚會亦不下四五日及其試才弓手則
不過數發火手則謂無藥丸只令點名若是而望其

鍊習不亦難乎本道軍士與三南東伍不同皆是入防軍士北青以北正軍吉州以北三色奴作隊軍巡營三手軍則入於北道端川以南正軍則入於南道方其入防也必逢點於兵營若令兵使依兵曹到防例留兵鍊習或五日或十日始爲分防入防之後令堡鎭將依都監中旬例間五日鍊習畫紙上使恐或便當其中技藝精妙者則減防還送以爲聳動之地自當勸勉馬兵及自備鳥銃者減防收布自是常規此輩亦一體鍊習其中精妙者亦減其疋數藥丸則以此收布亦可措備至如鉛鐵出自本道焰硝到處

可煮豈可諉之於難備鎭堡所用藥丸則令本官及兵營分送爲當鏡城及六鎭三甲則軍士在家待變常時入番官屬如六房便令皆軍士而又有二十餘名別軍之入番守令日與之鍊習雖不別爲招呼自當成就營將鍊習則藥丸果難各官所儲雖不可會減自今年始備月課與其委置於庫中不若用之鍊習限二三年成材間許令取用似當守令之任實管兵民鍊習事初無二歧豈可委之於營將而越視自便着令守令亦爲鍊習合操及監兵使巡行時不鍊處營將中軍及本官將官决棍守令則擇其尤甚者

殿最施罰以責成效爲當道內軍士入防則兵使營
將鍊習在家則守令營將鍊習不出數年必成精銳
非復如今日之無用

一南北兵使俱有行營北兵使冬入春還南兵使春
入冬還謂之留防北行營留防則依舊而南行營則
因甲山府使任孝達陳疏停廢已久三甲孔路遠出
內地勢甚切迫故南兵使入住而北青本營又當其
衝立制本意極重今者防軍疊入則猶夫前也而大
將獨留不入邊將之犯禁戍卒之受侵專出於此柰
何因一時書生之謬見而廢國家防患之大計行營

館舍日以頹破什物儲峙已至無形今不必盡朔入防令兵便往來留住無廢舊規爲當
一本道地形狹長一條列邑介在嶺海之間去巡營遠者千數百里邊吏往來動經一月百姓之能自直於營門者絕無監司巡行亦不過一番經過而已其於鎭撫承宣之道豈宜如是略設留營以爲往來住劄之所或一朔或二朔不必定限其賢於倏來忽往豈不懸殊支供則自有營納使喚則寺奴婢　啓請亦有前例而留住處非城津則吉州而已城津正當南北道之交地旣形便而陡入海岸入必以久留爲

難吉州大都會也事若順便而去南道稍遠留住可否及兩地形勢便否廟堂必當洞察商確指揮何如一城津控扼嶺路接引海道爲緩急得力之地自前排置亦有意見而近來本鎭僉使連以清譯差來有同譯官遠兒其擧職與否姑不暇論本州之蔑視土卒之輕侮勢所固然伏見會寧商胡之來必有清譯如悳下等處特令移拜城津則以堂上武臣有才望者別擇以爲收拾之地爲當

一北路去京師絕遠貪官驕將無復忌憚剥膚刻骨唯其欲是肆士卒之疾怨邊氓之散亡其無足怪六

鎭中守令必以有名望文官交差鏡城判官必用名官其意有在此後六鎭中如有窠闕請以文官交差

一東海一帶本無島嶼而本道則如安邊德源永興洪原等地往往島嶼碁置雖非大島而其於形勢不爲無補召募土人使之入居列邑有海倉處幷爲修補恐合事機

一謹烽火軍政之大者本道立制甚嚴排布相望烽軍之數至於千有餘名而本道平安火未嘗見入城此必絶於中路而本道則檢飭甚至雨雪雲暗之外未曾絶也置卒於絶頂之上日夜瞭望畢竟斷絶終

歸無益反不如罷定編伍豈非可駭請令江原京畿兩道別加嚴飭如或如前中絶繩以法律以重軍烽一江岸設屯之擧極爲叵測他日北門之憂曷可勝言若或中止實出天幸今其留者巳少將錢則三戶厚春則七戶尚且前卻猶豫不及今收養之際親往邊上圖議處置恐失事機本道諸穀茂盛旣有豐熟之望極爲多幸慶興一府虫水害穀三甲鎭堡虫災亦酷目今舊捧巳盡新捧尚遠餓死潰裂之患迫在目前不可不馳進區畫臣則以今月念後發向北路勑行時應納諸物前例相考別爲知委令都事還往

南官代行分付爲白在果前日下送木同別爲留置鏡城者十餘同此則或給awns入赤身者使之秋成納直或待豐熟換布以爲該曺上送經費補用之地即者慶興專勢甚急不得已没數輸入許令貿穀則鍾城以上豐實處自當輻輳換去府使金汝水亦別有需費之用量數除給在所不已會寧鍾城富寧鏡城等上年所貿之穀甚多待秋捧五六千石運入俾得保存三甲鎭堡如別害廟坡神方仇非江口等處僻在山谷七八日之外接濟甚難移粟無路極爲渴悶并令商量指揮爲白齊

備局回 啓略曰金世濂目見道內形勢悉心料理有此條陳皆合事宜所當依此施行雇工濫率者投入者并爲搜括以充軍額操練之法狀 啓所陳鑿鑿皆有條理依此舉行鉛鐵焇硝掘取責鍊事依 啓施行南北兵使依舊例准朔留防六鎭則道臣巡歷時留劄十餘日以便號令城津僉使依 啓擇差六鎭守令及鏡城判官極擇有名望文臣差送云云依回 啓施行移民一事安徐

六鎭救荒狀

一北路一帶連歲凶饉之餘有此霜災前頭濟活極

爲可慮亦有被災多少輕重之不同擇其尤甚處爲
先移粟賑救邊將中不合不謹者從輕重或罷黜或
決棍邊上事情亦爲略加條列謹陳如左請令廟堂
商略指揮
一六鎮鏡明吉九官霜災卽前日虫食之田虫食旣
盡民皆以木麥反耕處處茂盛前所稀有秋氣已高
之後尚未成熟一向開花及其累次嚴霜無復一粒
完穀慶興則地勢狹小一境之内自阿吾地撫夷邑
城前後大野極目同然無一處完實慶源則自訓戎
以下時錢越邊以至沿江一帶盡爲被災擧其大段

則至於五百餘結其他古乾元等處山谷之地當初不被虫災處則諸穀稍實穩城則柔遠以下邑城近處盡爲被災而比諸兩慶則已小鍾城則行營一面鹿野等處被災之數百餘結富寧之青巖古縣內鏡城之朱村魚蘭明川之古多甫加富等社沃饒之地一様被災臣行所過之地則親自巡審其他僻遠之地令所帶軍官分徃摘奸遠近如一無處不然天災之慘近所未見被災之民到處成羣攔道籲號方此秋成已有絶食之人皆懷流散無計自存誠極悶慮臣與四鎮守令會于北行營計其戸數量其留穀叅

以被災之多少而料其秋糴可捧之數則闔境被災慶興爲甚得穀三四千石可以添給保活民多災濶莫如慶源得穀五六千石方可接濟六鎭之去海汀皆不下八九息程一船所運多不過三十石小者二十餘石運穀賑活萬無其策不得已以六鎭中倉穀那移收合慶源則四千石慶興則一千二百五十石加以貿易皮雜穀一千二百餘石惠伊移給如有不足之患則隨後海運次分付穩城鍾城被災則一面山谷他處亦多稍實以本府各倉諸穀可以救活富寧鏡城明川段稍待明春觀勢移粟計料吉州段回

還時更爲親審被災百姓不可無護恤之擧各其田稅蠲減以重天災恐或宜當請令該曹禀 旨定奪六鎭中三色奴婢身貢米段置被災人乙良不可不一體變通

一彼中亦爲赤地前頭需索若或未免使六鎭飢民負戴奔走輸納越邊復如前日之患則流散死亡勢所必至南宮穀千餘石稱以六鎭救荒移入慶興似爲無妨請令廟堂參商分付

一也春逃散之數將至五六十名今其飢民往來乞食亦且不少邊倅邊將雖極開諭禁斷而及其旣急

則恐難沮遏多以爲憂

一三甲鎮堡救荒事啓臣方自鏡城轉向南路親審

後　啓聞計料

一北道九官被災至此臣之今行自洪原至會寧等處官軍老弱闕額多少已爲點閱軍器修否亦爲親檢將官軍兵又爲試射兵使又爲巡行則百姓奔走無暇其於草食收合恐有所未遑北兵使秋巡則停止待明春巡閱恐或無妨兵使所見亦與臣意相符欲待明春故惶恐敢　稟

一六鎮刷還之舉不可小緩誠不可以凶荒之故有

所停止上年敢設五家作統之制痛加刷入來者不
敢還居者不敢出頗有實效以慶源言之本府逃軍
九十名還來者八十五名其他各鎮各堡還集之數
亦爲數多當此凶歳復散可慮着令各處嚴設盜直
痛加呵禁海船往來亦令考准行狀使不得載行此
則可禁北民之出來者而至於從前流散之人搜括
未易亦令鏡吉明並設統制則北民可以現出刷入
但臣營之去六鎮絶遠勢難一一照管必須北兵使
次知檢督方可刷入請令别爲申飭使之盡心擧行
一慶源府使梁應涵明正簡潔治行最著慶興府使

金汝水勤敏有才亦多實效極爲可嘉

一井虞候宋溟疾病深痼膂力向衰更下僉使金大

吉爲人疲劣不似將領阿山萬戶柳山甫試射居下

講書不通俱不合邊將並爲罷黜訓戎僉使宣渉到

任未久畏慎之意已少森森坡萬戶李德麒放軍收

布多有人言並只決棍使之革心奉公以責成效

一億胡貢路不可不痛禁去時則極力防塞使由彼

邊及其歸也必入永達如前日之患邊將被罪固其

職分狼心無厭將成後規此處物情皆以爲黃栢坡

權管金光一本是慶興之人曾經萬戶能言有才且

與相切入去時欲入彔遠專賴此人馳往周旋今若
移授永達不無所益城津僉使金敬信不可不移授
會寧邊將以備西胡
一北兵使成夏宗專意鍊習極以今日之專忞實效
歎惜其所施設亦有條理但其所患者營軍數多與
各官不同入防之軍亦且不少其勢不可以些少藥
丸得以鍊習掘取醎土亦且千石海船輸入已迫冬
節辦備無路極以爲慮前兵使李言愓别備火藥千
有餘斤若以此藥試放則二千餘軍皆可爲精銃云
我國不患無火藥唯患教藝之無人此火藥許令取

用極爲便當惶恐敢 稟
一鹿屯島耕墾誠爲利益若設屯必須調發道內南軍數百名如義州農軍例入防必須別設將領必須廣設木柵農牛不下四五十首農粮不下累百石農器農幕各項諸具又當稱是其爲舉措極重且大得失多少有不暇論且水勢此邊則深急必用舟楫彼邊則淺濶可涉其爲難便亦甚較著今若發軍築堰如高嶺防川則非但水勢難遏就功無日高嶺恐嚇之事足爲前鑑金汝水以當替之官在任不久豈可以此事付之於手生新到之人以啓難處之端上項

陳弊特其末節始役之後執爲言端或將生心當何以結末此與癸未已往之事又爲不同實非細故臣以爲設屯不可令廟堂更加商量鄭山何上疏內辭緣不必採施恐或爲當

三甲救荒狀

一六鎭被災處移粟事曾已馳　啓三水境內四堡及咸興北面三水接境處三社移粟形止列錄　啓聞邊將等不勤者決棍

一鏡城明川吉州被災處令本官推移外倉之穀從輕重賑救不足之數則待明春移給事分付

一三水境內咸興北面段道路懸遠咸興判官吳達
天三水郡守宋士豪定差使員分往各處趂諸穀未
刈之前巡審其虛實輕重吳達天報狀內本府北面
凡朴只社乭毛老漢厚仇非屛風坡三倉所屬民田
一千三百三十四日耕內全災一千二十七日耕半
災七十七日耕呼飢塡壑迫在朝夕不能自活之狀
不忍形言居民皆曰八月九月兩朔段官給耳稷時
方連命前頭若不逐月賑救則勢將流散今年還上
盡數反作官廳所納大同所捧盡爲蠲減明春種子
之數及逐月計口賑救穀數大槩計之則厥數幾至

千餘石本社越在黃草嶺外嶺路極峻雪塞之後餓
莩丁寧他社夫馬抄發運入則他社之民必怨別搡
指揮事本社之事極爲悶迫咸興倉穀一千石境内
夫馬調發未雪前急急運入事題送使之及時擧行
三水郡守宋士豪所報内本郡所管江口神方廟坡
別害四鎭堡土兵所耕田一千九百十七日耕内全
災一千三百九十六日耕草食連命家無斗粟民皆
收拾橡栗多者幾至七八石或欲就食南官或欲持
牛馬賣食於南官春後入來云云一離本堡更無還
集之理計其民戶口食種子之數當不下一千六百

石嶺路險絶不可形言懸崖鳥道雖欲運入其路末由各别指揮事臣到甲山審問道里近遠則北靑之去三水十二息三水之去别害十六息通爲九日程只有咸興爲稍近而亦不下十餘息程今將歲暮雪塞當前百爾思量計無所出果如廟堂覆啓唯只江水合氷之後則自三水至各堡可以運穀不如鳥棧之危且險遠三水各穀一千六百石使之移給救活事分付其前連命之資眨三水郡守宋士豪以其所儲穀六十石及官屯田所出百餘石將爲賑救四堡土兵多食還上勢將以備納爲難終必有流散之

患誠非細憂前因遞臣 啓辭以耗穀之會錄者賑活白給事曾有 啓下行會本道段其條推移不爲會減今此四鎭所給之數誠不可白給伏見三水今年耗穀七十八石實爲不多特令減錄以爲餘存之地甲山叚置巳里終浦熊耳等處連歲早霜今方絶食所見矜惻峽中殘民不可無別樣護恤本府耗數百六十餘石亦爲零星并令一體施行宜當飢民之流散者令咸興地方各處要路多設盜直一切嚴禁如有捕告者給賞事咸興府知委舉行邊將等處如或有一戶一口流散者令主鎭每月點查牒報從重

決棍 啓聞罷黜之意分付
一道內被災慶興慶源爲甚穩城鍾城富寧次之三
水四鎭咸興北面又與慶興慶源無異適賴上年秋
糴幾盡督捧各官或有遺在之穀那移分給飢死散
亡之患似無所慮鏡城明川吉州雖有被災處而比
上年稍實端川以南各穀豐實雖不至大有而數年
以來所無年運豐歉民生飢飽宜無所不達並只備
錄以俟 睿覽
一三甲介在複嶺疊嶂之中而民有生理可以收拾
去北青不過三四日程與六鎭形勢又爲不同而甲

山本鎮軍兵二百五十五名三水本鎮軍兵四十四名此則六鎮之所無取考軍案元數則自前如此誠極寒心安集人民收拾兵丁之舉不可不着實舉行

一仁遮外萬戶申景虎別備軍粮百餘石此與邊將他處別備有間同仁權管金得立新充定軍士戶保并十七名其爲盡心極爲可嘉如此之人各別嘉奬恐或爲當

一吾乙足萬戶李德立魚面萬戶林天祚多有汎濫之事並只決棍以懲其罪

進近思錄小學等書狀

北方書籍罕稀至於性理文字得見者尤尠誠極寒心刊出若干書印布列邑月朔講論仍竊伏念自古聖帝明王對育作新儘從學問中出來舜禹湯高宗是已當此百六之會險阻拂亂安知玉聖明於戚者即今迓續景命在玆志氣堅確不挫在玆隱忍奮發在玆明是非別善惡在玆區區犬馬之忱竊自附於獻芹之義忘其制品不精冒死呈進近思録一件別爲懸吐以進尤切悚慄　近思録二件
小學二件　性理字義二件　讀書録二件

東溟先生集卷之八

一善 金世濂 道源 著

教書 祭文 序 說 跋 碑誌碣銘 墓表

教公淸道觀察使尹知敬書

王若曰八命作牧必資方岳之良十連顓衣亦重外臺之選盖治亂之攸寄非俊乂則莫居矧玆百濟舊疆實我三韓重鎭路通湖嶺郡邑五十三城地接郊圻東西七八百里世亂則江淮根本時平則荆楚門庭表裏河山錦水鷄龍之險固綢繆陰雨甲兵士馬之精强數年以來頻遭水旱大獄之際痛斷根株雖

妖孽廓清已正典憲而公私赤立尚思誅求欲殷雄藩宜疇傑望惟卿才合世用忠結主知其爲氣也至剛在家必達臨大節而不奪視死如歸肆當攺紀之初首擢登瀛之選亮鋒内迫抗尺疏以請行義烈先彰距臨津以掎角不特鼓三軍之勇足以懾九伐之威承睿命於銀臺出納惟允廸常刑於秋部輕重有權旣簡記乎予衷當歷試於邦政輟喉舌之列非曰內輕托腹心之任徒得君重玆以卿爲公淸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毋墮乃力倍愼厥猷振肅頹綱寬猛互濟捍壓強禦恩威並行惟繕甲峙

粮莫非今日之急務然寬徭薄賦實爲有國之弘規恍民無疆而姦謀自戢倚法以削則人心易騷控扼一方正資妙略專制四履坐折遐衝用寬南顧之憂尚殫北拱之懇大辟以上稟予處分通訓以降任卿自斷其於節目悉從便宜於戲遠不忘君惟盡力於方面動則思義宜益勉於初心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江原道觀察使李蔡書

王若曰共理分憂岳牧其職擇賢授任廟謨攸宜念此危急之秋莫如承宣之託顧關東雖小卽圻輔與隣襟喉之勢則當北路之要衝阨塞之險則據上游

之形勝粤自喪亂以後竟致凋瘵無前峽民之酷被
兇鋒死亡殆盡海邑之頻遭飢歲杼柚其空矧今無
雨者半年乃降嚴霜於七月誅求尚急閔存恤之無
方賑活宜先奈儲蓄之告罄誰能辦此予喜得人惟
卿行剛且方識明以正隴西經術善類賴以爲龜衡
天下楷模士論想望其風采當昏季閉塞獨守苦節
之貞逮初服彙征不變素履之吉獻納論思之既久
毗益導廸之弘多暫歷試於弊州方騰來暮之喜欲
借重於藩臬還惜去朝之頻此誠何時意實非偶玆
以卿爲江原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

卿其祗若寵命往布教條務荒政力蘇貧殘逐貪官先嚴黜陟兵雖小而緩急足恃俗雖推而變移可期要令威惠並行庶見公私俱實官通政以上稟予處斷罪大辟以下任卿專裁於戲王臣匪躬豈外內之有間君子事主宜始終之不渝惟盡瘁於夙宵可無替於忠藎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卒贈左贊成李志完致祭文

王若曰惟靈挺姿英特賦性剛方器稱瑚璉材合棟樑夙承家訓益加硏礪表裏純粹忠孝素著跌宕文史蔚乎其章再擢巍科際我 先王抽書金櫃揮翰

玉堂徽垣栢府議凜風霜逮踐天曺汲引畯良俄陟
中書聳動鵷行賜暇東湖名冠羣英載筆遊　詔皇
使斯驚宣慰島夷奉揚威靈片言破膽國勢㝵重廵
撫西關邊圉振恐疏論方略多見施設出入十年夷
險一節徃在癸丑孽臣布列邪議日橫志士結古謀
廢　毋后綱常斁絶義理晦塞冠裳禽犢三精幾替
社稷將屋卿以諫臣首倡正論引以堯舜義勃于言
孝彰家國忠激朝端百僚汗顔奸諛骨寒獨立宇宙
砥柱狂瀾倫紀之全伊誰之力地闢天開羣凶蕩滌
褒忠念德九原難作天何奪速恨不同時華贈雖加

豈盡其儀乃命禮官聊奠洞酌不昧者存神其來格

尚饗

卒左參贊朴東善致祭文

王若曰惟卿 先朝碩老喬木舊臣直道不阿志確氣淳早揚王庭標暎簪紳天球弘璧威鳳祥麟一麾出守大海之濵逆豎發亂豫突近隣馳入危城義烈秋旻口不言功超然角巾屢典巖邑奴吏兒民噫嘻昏朝孽妖閔呻謂毋可廢滅絕彝倫百僚恐後庭請數旬有死無進吏反緣寅自辨列名憤不顧身禍機莫測勁操無隣迨予靖難協贊經綸推置臺省邦憲

一新氣銳觸邪心切嬰鱗退罔後言進必前陳悃愊
無華志慮忠純臨大利害罔或逡巡室謝紛華門無
雜賓雍容廊廟客勿槐宸黃髮是詢危邦底振天不
憖遺今年在辰民之無祿凶訃遄臻老成云亡子將
疇因艱虞日棘涉水無津九原難作倍此酸辛不昧
者存歆我忱悃

咸安郡鄉賢祠迂拙子朴漢柱奉安祭文

公昔立朝火龍之際君子道消當天地閉逆批龍鱗
面折狼齕遇觸必達救時庇劑剛直自遂既文既藝
若彼霜林豪鷹獨厲百羽逃避磨天直戾色舉危邦

化專遐裔文教旣闡旁流澤惠有舌如刀讒夫辟睍
禍迫懷沙道窮反袂殲彼國器天何此憯坡坑寃血
蕪没荒瘞以泄不平雷霆電蝃一代所宗斯文根柢
俎豆斯設奕奕其制小大同力役不再計爾享良辰
登降濟濟觀感在兹風義未替庶幾來格以永百世

玄風縣祈雨祭文

驕陽作慾不雨三旬吏實有罪何辜令人民苟卒瘁
神亦噫因雁歆菲薄亟垂玄津

其二

赫赫明神宅兹深淵鼓舞風霆雲旗火鞭旣雄其柄

胡使民癩立蘇枯壤錫我豐年

其三

仡彼崇山惟邑之望野無青草焃焃驕陽民亦奚辜

責繇令長亟霔甘霖蘇我枯壤

坡谷集序

國朝詩學莫盛於　宣祖朝治化旣隆聲律遂變高

者出魏晉而他皆出入三唐至於鴻儒碩士股肱輔

弼之臣蔚爲世用笙鏞黼黻被之朝廷以賁飾治道

亦不失調格其所以震耀一時者有非騷人墨客所

能比肩盛矣哉坡谷李公早以文學特起伯仲聯璧

際會 聖明論思獻納與吾王考省菴公外祖荷谷
公相上下盖其爲學本之六經訓詁之源而養之以
淳厚其奮而見諸事業則當搶攘之際籌畫贊揚盡
瘁乃已初不事操觚弄墨與流輩爭衡而所就有過
之者其才之全可想矣然公敏於情致少登湖選馳
騁翰墨酬酢於立談之間者亦自膾炙人口而惟兵
火散佚見存篇什亦多不全者甚可惜也今其嗣孫
命雄公按節嶺南尚有收拾累百餘篇懼其久而愈
失將謀入梓屬其友金世濂曰子爲我讀而序之惟
公之作盖有不斵工而工者斲雕爲朴斂華就實渢

渢乎有餘韻豈特比興排撰而已自古工於言者或多不逹而致盛位樹功業者未免爲其所掩並峙兩全斯號爲難耳若公者其可謂兼之乎雖然文章關國家盛衰觀其沉鬱敦厚詞理俱到非夫治世之音盛德之光其孰能至此公諱誠中字公著官戶曹判書

日本淡路守字說

大丈夫百戰立功氣蓋當世聲振一國出入擁棨戟可謂身名俱亨然若不能謙謙退讓樂善好道不可謂善處亨矣丙子余奉使日域脅坂淡路守實儐余

於賓館大坂之役身當矢石食祿數萬鍾又多識前言往行作爲新曲以詠歌其事遊心水石樂情花木蕭然於物之外豈非所謂身名俱亨能處亨者耶一日請於余曰脅坂吾氏也亨吾字也願得子一言余作而曰子旣已亨矣又能盡處亨之道宜吾子之亨其字也作字說以贈丙子季冬東溟

書陳北溪性理字義後 奉使日本時

自不佞奉使入是邦往往來問者大抵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其於下學蔑如也還到大坂得見是書始知向者發難儘從是書拈出蓋不佞所未見讀而喜甚

遂令謄寫吾東方載籍極博是書不少傳何歟豈其晦顯有時哉丁丑孟春東溟金世濂書于赤間關之觀音寺

附刻北溪字義跋

陳北溪此書名目不見於本傳亦不傳於我國頃年金學士世濂道源奉使日本始購得之蓋自江浙海舶轉入彼國也時不佞方輯字訓書聞而喜甚亟借而觀焉則乃類聚洛建精微定論附字義以約說爲聖學體認大公案不惟小學童習之書而已也今者道源出按關北將謀梓刻行布故仍

爲之校定而歸之噫古來性理名義先爲異端謠說所汨而道術遂大亂自子思孟子以後程張諸子繼起而明之至文公大備而北溪其文學高弟也草廬吳氏輩例以訓詁精密斥之則此書之作其亦異學之強對乎我東人方言自異凡性理等字譯解全欠指的喚東作西認賊爲子者皆由是也幸賴道源之表章此書便經生學子擧以從事則其爲正學入門之助豈膚末也哉德水李植謹誌

讀書錄要語跋

讀書錄即敬軒薛先生所著而吳廷舉氏所抄者也其一字一句無非入德門戶嚴密簡切着已近裏於主敬處尤致詳焉讀之使人肅然竦湛心有主而羣邪退聽薛先生其有得於敬者乎使學者而無意於學問則已如其有意不可一日舍此書他求盖此書有二本永嘉本則寒岡增入比舊本爲備並皆刓弊懼其湮滅遂用永嘉本刻諸咸興之臬司昔許魯齋有云吾於小學書敬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學者於此書亦當云爾壬午閏至月既望後學金世濂敬書

壁菴小跋 對馬島主書啓請得余書法八幅壁菴二大字廟堂令書送此即小序也

心居士璧菴主人
爲闢白師求書

日本古稱多藏修之士今居士苦行龍寶道高德重爲國人所尊敬至於受號其亦宗風勝業也歟向余爲泛槎之役使事有職不得觀所謂璧菴者竊用歉然今索余書於重溟萬里之外志亦勤矣余固重其人以不得見爲恨其敢以不能辭遂略識其槩如右

高麗門下侍中致仕贈謚文成公晦軒安先生神道碑銘 幷序 撰書并篆

以學問道德從祀文宣王廟庭上自國庠下至八路三百州縣莫不尊敬而俎豆之者獨有薛弘儒崔文

昌安文成鄭圃隱本朝五先生而若其倡學之功實自文成公始王氏之興士未知學崔文憲設九齋導後生世稱海東夫子其於務本抑邪之實則未之聞世降及季葉滅裂陵夷學校頹廢無復有振廸導率之方士之學者率皆逃於釋氏公倡明正道斥誣異教慨然以興學育才為己任篤學力踐模範一世講人必先以孝弟忠信關閩之學於是始行一洗三韓舊染天理之晦而復明文風之熄而再作其誰之力也若公者誠可謂東方道學之祖有非薛弘儒崔文昌所能顔行而史臣乃曰公之從祀以置贍學錢何

其陋也公諱珣初名裕至本朝避　顯廟御諱以初名行密直副使版圖判書贈太師門下侍中孚之子祖永儒贈樞密院副使曾祖子美保勝別將贈神虎衛上將軍世爲順興人太師娶禮賓丞同正禹成允女生公登第元宗朝歷敭中外官至門下侍中致仕卒年六十四贈謚文成初置贍學錢也卿大夫出銀幣有差密直高世自以武人獨不肯公曰夫子之道垂憲萬世臣忠於君子孝於父弟恭於兄是誰教也若曰我武人何必出錢以養爾生徒是無孔子也其可乎世聞之慚屈公出私財繕修黌舍又納其土田

藏獲以供學徒肄畫先聖七十二子像于中國并求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來且請置經史敎授都監使以誨後學於是禁內學館內侍三都監五庫願學之士以至七管十二徒諸生橫經受業動以數百計元皇帝特授征東行省員外海東儒學提擧以褒之雖謝事家居至於興學育才未嘗不惓惓公少好學硏究義理克治旣正表裏一致莊重和溫人皆畏敬及晚年造詣益深推尊晦菴以爲功足以配仲尼欲學仲尼莫如先學晦菴常掛遺像以致景慕遂自號晦軒其樂道力學如此至葬也七管十二徒諸生莫

不素服路祭忠肅王命寫眞置文廟特令從祀及至我
獻陵以公爲有功斯文命其後於軍籍無所與
明廟朝豐基郡守周愼齋世鵬卽公平日讀書之地爲創書院及退溪李先生莅郡上書方伯以聞于朝賜額紹修仍命太學士申光漢記之又賜經籍以示敦崇卽東國書院之始也公先娶右司諫金祿延女後娶禮賓卿廉守藏女生一子五女子曰于器贅成事順平君順平生政堂文學順與君文淑公牧文淑生政堂文學順成君文惠公元崇文惠生開城留守景質公瑗奕葉冠冕爲世大族公墓在長湍府松林

縣大德山北癸坐丁向之原墓前舊有碣殘泐不可讀順陽君蒡尹卽公十三代孫也懼其久而湮滅莫識與其子應昌及其十代孫左通禮璥十二代孫典籍頊十三代孫察訪斗元諸宗人攻石封植士林遠近莫不樂爲之助遂以麗牲之刻屬世濂世濂頓首曰小子何敢焉卽公之學問道德奕奕若列星麗太空庭享百世直與文宣王之教相終始何用文爲遂略序其梗槩如左若公之立朝事業則有信史存銘曰

昔在麗代異教是崇不有先覺孰開羣蒙允矣先生

服膺晦翁教爲已任學主敬忠横經發難多士攸同各資墳典上自王公學校再新大闡儒風充養有素克篤始終鏗鏘鍾鼓思樂泮宮從享于庭百世所宗大德之原麗水奇峯於億萬年香火靡窮治可使泐名則益隆行者必式若堂之封

皇明崇禎十二年己卯九月日

副提學

贈參判自菴金先生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絿字大柔光州人己卯先賢傳所謂自菴金先生者也公天分絶高踐履又篤自少發憤力行其相與講究切磋者皆一時善類 中廟方銳意文治作新一世而公及靜菴趙先生冲菴金先生爲上下所

倚重協心贊襄圖回至治以堯舜君民興起斯文爲
己任始由槐院選入弘文館正字歷著作博士修撰
校理旋拜吏曹佐郎遷正郎由司諫院獻納司諫掌
樂院正復入弘文館爲應教典翰直提學兼帶藝文
館應教成均館司成　賜暇湖堂陞承政院同副承
旨遷左承旨移拜副提學俄而北門禍作公與靜菴
冲菴一夜俱下理先是南袞沈貞爲公議所棄積怒
逞憾潛誣以大逆事叵測賴大臣鄭光弼力救分配
有差流竄四出公杖流開寧居數月加罪竄南海靜
菴冲菴竟未免加命嗚呼可慟也己士固有竭忠直

道進不得遭遇明主樂善好學退不能獨善其身厄
困以歿世者矣若公忠足以結主知而黜於　聖明
之世明足以保其身而竟遭憸人之穽此又何哉嗟
乎天道之不可必一至此歟公處絶島十三年始得
量移臨陂又二年放還鄉里其在謫也父母俱先歿
至是奔哭父母墓絶而復蘇欲伸追稅之情朝夕上
塚涕淚所着草木盡枯以嘉靖甲午十一月十六日
病不起享年四十七葬于禮山宗敬里子坐午向之
原從先兆也後五十七年當　宣廟朝特贈吏曹叅
判公文章奇杰高出魏晉旁及藝能審解音律其拜

樂正欲令正雅樂也十六魁漢城試二十中司馬二
十六登文科其應司馬試也先正金慕齋爲考官亟
加歎賞批其卷曰退之作羲之書遂擢置兩魁 國
朝所罕也筆法強健自成一家世謂之仁壽體盖公
之居仁壽坊故也後聞爲華人所購絕不書以此罕
傳于世考諱季文大興縣監 贈左承旨祖諱性源
成均館司藝 贈吏曹參判曾祖諱禮蒙禮曹判書
謚文敬公妣夫人全義李氏麗太師棹之後娶金海
金氏通禮貴通之孫萬戶震賢之女也克秉婦道合
美毓慶生二男一女長曰鎔早歿次曰鈞進士壯元

女適展力副尉李思航鈞生二男一女長曰韞司諫院獻納次曰韐別坐以孝 贈持平出繼鎔後女適贈順溪君安世復李思航生一男曰希容直長韞生二男一女曰撥萬戶曰梶郡守女適尹德敬側出也韐生二男二女曰槦縣監曰楗將仕女適縣令李榮義次適僉知李晉亨安世復生四男三女曰夢益生員曰夢尹順陽君曰夢陟宣務曰夢尚通德內外曾玄凡百餘人幼學伯渾槦之出寔爲宗孫與順陽君及宗人圖竪墓刻手家狀屬金世濂曰公歿已百餘年顯刻尚闕豈獨子孫責也其在斯文欠缺亦大然

則非子誰宜銘世濂辭不獲銘曰

道學之興文正實倡拔茅連茹君子道長允矣先生造詣旣深墳篪迭應其利斷金敬義夾持惟正是悅行有險易不改其轍羣兇所嫉讒巧罔極危機卒駭爲鬼爲蜮天之將喪哲人云亡投身絕域沒齒窮鄉公議一定不待百年士林依宗星斗于天豐碑大篆用表厥玆刻琢無窮公則奚憾

通政大夫守黃海道觀察使 贈禮曹判書郭

公神道碑銘 并序

惟郭氏世爲閭家顯於麗氏入 國朝有諱瓆官至

知永州事二世而至益山郡守諱安邦以清白著積
慶啓祉克昌以大於公爲高祖有子曰諱承華成均
進士孫曰諱瑋爲禮安縣監是生諱之藩成均館司
成贈承政院左承旨娶同知許磷女生三子公其
仲也公諱越字時靜生六歲先夫人見背鞠於外家
幼時重遲稍長嗜學工制科業中丙午司馬以嘉靖
丙辰登別試文科調承文院正字庚申丁內憂甲子
出補大同察訪丙寅陞榮川郡守居四年棄官歸累
遷爲大丘府使尚州星州牧使皆不赴徵拜司憲府
持平轉掌令政司諫院司諫甲戌擢授義州牧使進

通政大夫丁丑除戶曹參議戊寅以冬至使朝　京
己卯還拜黃海道觀察使辭不赴辛巳拜濟州牧使
大臣以公老濟且絕海白　上改靑松府使乙酉爲
南原府使未幾罷粵明年以疾卒于玄風率禮村之
私第實萬曆十四年丙戌八月六日也享年六十九
葵于仇知山神堂里先人之墓次公之爲大同察訪
尹元衡以肺腑挾上寵張甚人視如虺蜮有蒼頭着
道袍躡履陞階公怒杖之聞者以爲快爲榮川郡守
也御下以嚴亦不喜爲苛急其於單赤尤能曲體其
隱國法　特遣御史發州縣文書得不法狀罪或至

死謂之虎行公方坐堂聽事尹御史根壽猝入公不
爲動尹公服其器度亟稱之曰吾以暗行閱州縣多
矣未見處事從容若是人者時逋租不能入者歲萬
石民益困公焚其卷充之以耗穀吏民無不呼抃鼓
舞及其去也遮公不得則立石以見思在言地岳岳
自持論劾無所避以此名益重初義州僻遠民不識
敎化公爲設敎禁尤致意學校民爲立興學碑其在
南原方伯巡到府以孌妓自隨公怒曰是簡我也老
夫雖罷退方伯雖尊獨奈何挾娼過吾府不爲之設
妓食方伯慊之竟中公以殿罷歸公杰巍負氣體貌

魁碩且頎目光爛爛人自嚴畏長於治劇剖決若流
臨事磊落不守常轍律身又極峻潔歷郡邑二十年
田宅無所增不爲子孫後日毫髮計故入朝無疑行
處鄕無議言公所爲文汪洋雄健無世俗氣貢擧十
二居魁者八膾炙一時善射又其天性公退輒布帿
爭鵠發無不中朝廷以公爲文武才國有緩急可屬
大事後公之子再祐起閭巷擊倭立大功於壬辰癸
巳間名顯 華夷人以爲有父風以再祐貴 贈公資
憲大夫禮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
世子左賓客公再娶元配晉州姜氏 贈牧使應斗

之女次配金海許氏叅奉瓊之女後公十二年卒其
葬用古禮以元配姜氏夫人祔而葬許氏夫人於墓
左有七男女長曰再禧次曰再祿次曰再祐卽忘憂
堂也女適許彥深姜氏出也次曰再祉次曰再祺女
適成天祚許氏出也再禧娶固城崔氏有一子曰源
孽出也再祿娶咸安趙氏有三子曰灃曰瀚曰昌後
再祐娶尚州金氏南冥先生外孫女也有二子曰瀅
曰活再祉娶昌寧成氏有一女再祺娶靈山辛氏有
二子曰瀏生員曰瀣著作丁卯文科公內外孫爲曾
玄者幾二百人公之子再祺一日請銘於世濂曰事

固不可知先大夫棄不肖輩今四十九年矣以先大
夫之爲名臣有子若忘憂堂其葬也尚不得文若銘
貞諸石則以慎之故然遲之四十九年而幸得遇使
君使君能有意乎則先大夫死且不朽矣世濂故重
公父子津津乎其口於是請也敢辭銘曰
惟郭之先世種厥德源大不竭根深必殖公生有自
百夫之特紹濟前武伊祖惟則裒然大庭一奮天翼
蔚爲國器才專郡職愓悍以刑恩遐若昵姦欺自失
謳謠四溢龍淵之上實惟我室浩然歸來亭不終日
旣見其囊霜臺峻秩邈彼龍灣地接華貊政先庠

遐風丕華掌賦地冑朝元帝陌若公雄才實宜閫節
不悅於佞還辭海臬累割牛刀縣車舊藩位不稱德
名昇巳屈克相後人孰謂公絀霆擊亮鋒令子之揭
寵及玄壤榮莫與埒神堂之岡洛水在側八尺穹碑
行者所式我勒斯銘光於千億

通政大夫守黃海道觀察使　贈議政府右議
政吳公神道碑銘幷序

崇禎庚辰五月初十日觀察使吳公卒公平生愛我
知我特甚旣極慟怛翌歲春世濂以修墓至城外公
孤佐郎挺一來臨且徵銘世濂爲哭而稱道之不可

以極乃序而銘之公諱端字汝擴其先同福人可紀
者一十有三代其十一代祖大陞高麗朝中尹始居
本縣官道南鑿石作四十八燈每夜點燈禮天自是
外內子孫冠冕奕世公曾祖諱克權尚瑞直長 贈
吏曹判書祖諱世賢司饔直長 贈領議政考諱百
齡吏曹參判 贈領議政號默齋妣 贈貞敬夫人
濟州高氏 贈參議景龍女議政公素稱碩德君子
伯兄諱億齡號晚翠又以文章行誼爲世宗師公之
兄令參判峻堂兄承旨翊參議靖校理塼並早顯揚
於朝時謂吳門德星所聚公生而奇偉嬉戲不凡壬

辰之難𢹂負舡壞波蕩近岸得全人以謂神佑七歲
慈夫人疾篤猶腹公不捨比見背公執尸布哭擗如
成人八九歲時議政公以公明敏目爲子貢成童咸
以爲公輔器加以詞筆俱妙爲一時所推重交游皆
老成人中禮部選以榜中有不正人不行泮宫相揖
禮閒居廣陵與一時名人任叔英董許以道交載酒
相往來唱和自適時議政公在禮部議以國舅金悌
男之賜死　慈殿爲宜服衰廷請廢　母后時終不
忝衆謂禍將不測待罪七年公常在側及正之初士
論皆歸重於公家議政公首復淸華公選補筮仕甲

子以直長登謁聖第直拜典籍歷刑曹工曹佐郎薦授兵曹尋陞正郎五年之間遍歷五曹郎官爲正言爲持平者皆六一爲掌令又轉侍講院司書直講弼善弘文館副修撰修撰校理旣而經歷松都晩翠翁嘗爲留守治化在人公爲一遵其約束顧以嚴正失富民意將去士民頌德籲 闕下強還治未幾召還丁繼母憂以議政公年高奉几筵于伯兄家欲議政公毋聞哭泣聲除喪僅踰月議政公卒哀毀已甚弔者皆危之兄弟守塚手掃封塋日再雖大雨雪不廢第二女選爲麟坪大君夫人服闋再除太僕及校理

皆辭自以姻婭不欲復躡淸班及　中殿昇遐公爲殯殿都監都廳時以　上體未寧西釁方深乃上書言事其一請　上情禮得中其二以爲彼有長驅之勢我無自强之道山城之碁布星羅無與於豕突之鋒行宮之粉壁丹雘奚用於在莒之日請於要害置一大鎭罷南兵替守專募土兵得其死力則其勇怯勞佚之形當懸絶矣不急圖之後必噬臍是年冬難作果如公言先是以都監賞資加通政旋授承旨辭遞出尹全州至是聞變募兵到礪山觀察使自領前進留公界上委以道內大小機務調兵運粮底殫心

力湖中豪猾在在作亂全府尤甚亂後吏民不無形
跡之嫌公處之晏如反側者愈益懷服始公之出駐
界上召一老吏囑以衙眷脫有奔波唯汝是護亂作
吏失所命既定吏謂其家人曰吾負賢令尹吾無以
復見令尹遂自縊死公自全州擢拜湖西觀察使民
號泣若失慈母立碑贊頌累百言因欲閣其碑京客
有以爲此府碑閣唯晦齋一人東方大先生不可與
班故遂已當行不果赴復除承旨已而觀察海西會
北使至其供億與須索無藝驛路人馬多顚踣死公
爲厚給其歛葬之具秉心仁厚類如此在海西積勞

生疾　上遣醫診療三上辭章始許遞還再除承旨四拜叅議或以病免或有相避一日公使凈掃正寢偃臥其中曰死而得殯于此足矣居數日猝有微恙子弟請迎醫公笑曰此患偶爾何足深憂況脩短在天雖十良醫何爲翌朝疾革諸子泣請所言則唯莞爾而笑無一語及家事使子弟扶而舒臥因令夫人與子婦出外顏采如平日已而乃逝訃聞　上震悼不已特賜內藏衣衾長生殿棺材遣中使致祭　贈議政府右議政葬于高陽縣滿月峯下乙坐之原公之和容篤行曠度遠識寔所謂日嚴祗敬六德者世

濂嘗脤其爲人諦觀其事　君若臨民綽有古賢人
風使其處輔弼之地得展其所蓄則其事業成就顧
可量哉而公素謙退不喜進取及至連婚　王室尤
加畏慎而又弗克壽豈吾東人無祿將天道難諶配
青松沈氏今兵曹參判青松君諮之女生五男四女
長曰挺一十八擧進士己卯捷謁聖科吏曹佐郎次
挺垣翊衛司洗馬次挺緯進士次挺璧幼女長適李
象昺進士次卽麟坪大君夫人次李斗昌幼學次未
笄挺一娶觀察使丁好善女生五男二女挺垣爲叔
父竑後娶參贊尹毅立女生三男二女挺緯爲堂叔

弘文館校理竱後娶禁府都事朴由恭女李象㬙生

三男麟坪大居生三男銘曰

尚哉晩翠翁之亟稱公也目其貌則玉山照人也耳

其言則銀河落天也其擧止則鸞翔鳳翥也其志趣

則山高水深也就有銘者夫何以尚之噫玉山頹兮

非醉臥銀河傾兮夜無曉鸞兮鳳兮獨飄飄其何逝

也高山流水兮絃絶而不可復繳也噫

通政大夫工曹叅議知製　教李公墓誌銘并

序

嗚呼此今　上朝儒臣故通政大夫工曹叅議知製

教石潭李公之葬而世濂爲誌且銘之公諱潤雨字
茂伯石潭其號也少績學砥行博洽經傳名譽藉甚
由進士登丙午文科補成均館權知己酉冬拜承政
院注書兼春秋館記事官庚戌選入藝苑拜檢閱未
幾兼侍講院說書冬曝史于太白山還見劾辛亥陞
待教奉教壬子再除奉教例陞典籍皆不赴夏拜輸
城察訪癸丑遆旋拜鏡城判官戊午從事巡檢幕下
權吉川所辟也庚申拜大同察訪未赴遆越三年癸
亥 聖上反正以禮曹正郎徵八月除正言 上初
改玉一革邦政 命張維等八人治裝暗行列邑公

實與焉出自 聖簡一時艷之完平相爲首擬白此
人素病類中恐顚仆道路得不行自是際遇益隆嘗
一月七遷官至丙寅始選知製 敎爲正言修撰掌
令司成司僕寺正者二校理者七典籍者四檢詳宗
簿寺正者一司諫者五輔德應敎舍人者三而陞應
敎以 特命蓋爲異數戊辰春由輔德進階折衝以
經 世子嘉禮也出補潭陽府使辛未遷僉知冬拜
工曹參議以壬申三月患風痺四月辭病遷司直七
月輿病南還調治病良已精神明爽談論飮啖若故
唯語少澁運右手足不快而已甲戌七月病復作少

間自梅園移寓長子別坐公家一日晨起言語如常
忽痰壅昏仆比午遂卒實崇禎七年閏八月初九日
也距公生隆慶巳巳春秋蓋六十有六以十一月辛
酉葬于陶唐谷子坐之原從先塋也鄭仁弘托跡山
林自負翊戴功李爾瞻韓纘男爲其羽翼公心嫉之
足未嘗及門其秉筆也書其惡于史策不一及春秋
館齊坐爲爾瞻所覷恚恨入骨其所以甘心魚肉公
者無不至牙㗋纘男劾公以侮辱大賢大賢者即仁
弘也謀起大獄人莫不爲公危之公曰生死命也何
怖之有其後連拜輸城鏡城蓋欲必置之死地而後

已公聞 命即行如赴嘗地其爲察訪撫摩郵卒捐
供立馬北方驛路稍稍蘇矣鏡城北庭大都會也地
接虜其俗羯夷難制節度使住劄尤號衝繁公號令
嚴明濟以寬恕諸所擘畫教條無非經久計飭學宮
崇麗譙部伍械器無不赫然一新尤致力於作新人
材教諸生如子弟課講有程數年之內蔚如也北方
文學之士於斯爲盛自社稷釋奠以至城隍厲祭凡
祀典所載無不躬莅每朔望行望 殿禮詣文廟謁
聖以會寧舊爲金東岡編戍之地勸府人立書院使
有觀感金景瑞爲節度使將大起城役公爲時屈役

鉅力止不獲則凡所以區畫版築者無不悉心經紀
城畢而民不告病金景瑞大悅欲上其事公力辭得
停恐其有濫賞也後爲巡檢使上治績 特賜表裏
一襲及瓜遞公行槖枵然空也人無不泣涕追送至
一二百里不止爲立鐵碑以思之甲子之變下 教
招諭八路教文卽公筆也朝廷以公有令望於北方
拜招諭 御史公晨夜行灑血頒 教所至聞公來
無不奮厲自效 仁獻王后之葬也以仁慶宮爲魂
殿時諫院闕長官公以司諫率同僚啓曰禮有所厭
情有所屈 先王中制不敢過也 聖上哀遑急遽之

中宰多徑情直行之事夫旣杖而即位矣金篆書銘
旌矣六日成服矣殯用欑宮矣其他違禮之舉不一
而足至於仁慶宮返䰟之事誠有所大不安者禮曰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
也朱子曰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
事行之自安推此義也則仁慶宮亦一宮闕也綾原
之不敢奉奠於此也明矣所謂反所作反所養者將
何取義啓入　上怒甚以侮慢蔑視爲批公遂引避
憲府請出　上特命遆在臺閣刺刺敢言風釆凛然
亦必以平允鎭靜爲主尤長於進講務以誠意感動

上心未嘗不三復於治亂興亡之際君子小人消長之辨出入　經幄首尾五六年其所以啓沃者不少而公未嘗出語人人故不甚傳也丁卯春虜薄平壤　大駕去邠金相國尚容以留都大將辟公同守會鄭愚伏將號召嶺南爲公有大名　啓請借徃招集義旅募辦軍餉在潭陽一如治鏡益有赫赫聲有猾黠吏舞文作奸締結要路更前後太守不敢問公置之法曰吾自有三尺何物鼠輩敢爾竟拷死獄中遠近翕然稱快學宫圯且廢久矣師生無所肄止公立新之出供奉以助養士費又修眉巖書院定給奴

娚數口每享祀朔望必親往率諸生講考藝文刋五
先生禮說以廣其傳邑人爲立淸德碑諸生別立興
學碑以爲公政教燥髮來創見也公天姿明粹韻致
淡泊忠信重厚溫良愷悌氣和而色正內剛而外寬
如良玉渾金不見圭角動容周旋神彩燁如妙年遊
泮宮同輩見其容貌端重言行有度莫不推先目之
以國器少師事寒岡先生從遊旅軒樂齋間與鄭愚
伏爲道義交薰陶成就一變至道盖其得力於師友
者甚厚而亦其禀性者然也先生深加敬重推以爲
川谷院長使門下諸生爲矜式是時公年甚少聯節

講學於泗上相得相與之樂盖有人不得知者公不敢一日離乎先生先生亦不能一日無公先生嘗欲纂五先生禮說疑禮答問等書以公在任鏡城抵書輙曰此事不可不待公有志未就者累年及公還始克裒集成書盖論難者居多見重於先生有如此性至孝事親無子弟過先夫人之喪當癸巳兵火哭泣不絶聲棺槨歛葬必誠必信其哭先府君也哀毁幾絶如前喪友愛出天與弟宣教公飮食起居必同仕宦之外非不得已之故則未嘗相舍以處歿也公方在床褥哀傷踰節自初終至葬無不親往經理款睦

宗黨極其周恤性不喜飲酒每於令節聚會親戚款
曲乃罷族人之同里閈者餘三十人無不得其懽心
律巳極嚴辭受取舍唯其義祖業之外不加一奴一
田以此家益艱簞瓢屢空處之晏如見貪墨黷貨者
賤之如狗彘不忍正視常曰人能於利欲上擺脫方
可謂丈夫平生無疾言遽色未嘗褻衣冠以處酷好
心經近思錄朱子書不釋手晨興盥櫛正坐雖子弟
未見其惰慢之容誨諸子義方斬斬光海時星人爲
仁弘所揑禁錮十年注書公娶于堤川或有勸自堤
川赴擧者公聞之貽書戒責以李君行先生之言爲

證曰科舉發身初程也汝是人而赴擧不幾於失身欺君乎士當守正終身禁錮莫非命也其後登第來謁公戒之曰若自今日爲出身事主之人持身必正處心必敬若欲慰若翁心者絶無以一毫客氣在腔子裏其在京也公貽書戒之曰新進之人有同處子旣無自衒處子寧有自衒新進雖吾執友方在要路切勿往見也及以馬官來省公戒之曰吾家長物只淸白若欲養若翁者愼毋以不義物汚我注書公踧踖拜受教由是處身居官日益有名居恒曰天道福謙人道忌滿吾起自寒門躋位上大夫自知已足

人生有始豈無其終子孫滿前嫁娶已畢自幸平生無大過惡得正而斃吾又何恨與朋友處也久而益敬見人過未始不忠告亦未嘗臧否人物議論平正和易絕不爲偏僻之見言若不出口及其大是非壁立千仞確乎不可奪以故儕友無不人人心服愛悅一時薦紳先生皆慕與之交雖士論五裂朝著角立之日而至於公則不敢瑕訛其病也完平李相國與到京邸下鄉張旅軒訪自仁同盖相國與先生年迫大耋於國家大事亦已謝絕而聞其病來問其見重於大人先生至此其歿也卿大夫弔於朝咸曰君子

人死矣遠近士子皆奔走哭弔曰何奪我師標也以
至皂隸下賤閭巷匹夫匹婦無不齎咨涕泣臧獲之
擗踊於庭者數十人皆失聲內外族屬緦功之哭於
列者甚哀環其居三十里爲之廢樂市爲之廢屠數
月非公德入人深者其可得乎高祖諱摯承仕郎曾
祖諱德符成均進士祖諱遵慶不仕考諱熙復亦不
仕 贈承政院左承旨妣淸道金氏 贈淑夫人以
公叅靖社勳原從故也其上世有遁村先生集以文
章志節顯於麗奕世冠冕代有名人系出廣陵至承
仕郎娶于星州克還子孫仍家焉淑夫人英憲公之

岱之後父曰圖畫署別提諱崇祖公娶仁川蔡氏生貞應麟女生三丈夫子二女長道昌禁火司別提仲道長承政院注書出繼季道章業文士人朴敏修金磏其婿也側室女一適金是爛子一幼別坐娶軍資監正李隨亨之女生一男斗重二女未行庶子三人皆幼注書娶兵曹判書金時讓女生三男三女男長斗壽餘幼其季娶成均館博士許寀女生二男一女皆幼朴敏修生一男一女男東衡女適幼學許武東衡生一女幼內外孫男女摠二十餘人將葬注書公狀其行曁伯季哭而屬世濂曰先君子相與爲知己

者不少莫吾子若也敢蘄于一言以銘諸幽余義不
忍辭輟哭而叙其槩如右始鄭先生倡不傳之學公
爲其高弟仁以爲己任知行兩進睟面盎背其所造
不旣深矣乎奮其直筆幾不脫虎吻再黜北塞無幾
微見色杜門養病若將終身一何壯也及其際會
聖明竭貞盡節正色立朝論思近密黼黻皇猷其事
業不亦烑然彰著哉世方倚以爲重屈指卿相必首
公不幸以末疾之故位不稱德又不克永年豈非天
哉雖然有令子世其家聲天之報施善人者其在此
歟銘曰

氣肅而剛色和以莊惟德之符必反其性外義内敬亦顔之徒討論天人審勿絲綸何天之衢鵠立大庭觸犯雷霆佞者之怜大車以載式能展宷朋至之孚不能壽考天實弗造何德之孤銘之窿石以永厥跡天下之模

貞夫人鄭氏墓誌銘 并序

尹參判夫人鄭氏卒之明年公手狀屬世濂曰惟是不朽以累于世濂謝不敏既不獲命則不敢辭謹按狀鄭氏系出草溪遠祖諱倍傑光儒侯弘文公其子貞簡公諱文以名儒累知貢擧俱爲麗代名臣後世

遂大顯入我朝有同知中樞府事 贈兵曹判書諱
允謙靖國功臣封淸溪君於夫人爲高祖曾祖諱淑
唐津縣監 贈左贊成祖諱宗榮右贊成八溪君考
諱倫楊州牧使 贈左贊成淸城君妣貞敬夫人南
陽洪氏造紙署別提濊之女太師殷悅之後也夫人
生有異質淑靜端厚性且通敏擧止異凡兒壬辰之
亂牧使公一家入鴒原城城潰負者棄中路而走時
年纔五歲自入巖石間避匿適有人問其爲誰氏兒
對甚詳悉其人挈去以養跟問牧使公所在還之其
穎秀夙慧如此及長牧使公特念之難其偶曰欲得

當世聞人莫尹公若也遂歸之時舅判書公姑趙夫人俱在堂入門執婦道甚肅承顔順志謹飭自持判書公與趙夫人亟稱之後公屢典大州奉板輿以行夫人獨當晨昏竭誠色養惟恐一毫不能當大夫人意凡可以慰悅者靡不用其極常率穉少侍左右不敢久退私寢盖爲大夫人或未免孤寂故也公初配朴夫人有一子四女夫人至則撫之極其慈愛忘于其慈母及其已出子女多一視均愛少無差等長幼成行滿堂怡愉一家之内和氣藹如長於持家上下大小斬斬有序友愛同氣敦睦親族又嚴重公巽順

無違三十年如一日曰吾不敢以齊體惰公也公雖位至卿列三掌大臬而家貧如布衣時夫人安於淡泊未嘗有艱窘色亦未嘗營營爲後日計曰奈何以產業累公至如禍患急遽之際處之必徐緩合理事或不當雖細必察平居言行絕無矯飭之意盖其生長法家又得於公導率之化爲多世乃謂公淸名雅望爲一時推許考之內外而無纇者亦夫人內相力云不其韙哉公名毅立今陞刑曹判書先判書公諱國馨爲　宣祖朝名卿即坡平世家也夫人素無疾以崇禎丙子三月十一日遘厲遂不起距其生萬曆

戊子得年四十有九有子男三人女二人男長曰世
獻女適士人吳挺垣男次曰世亮世翊女季十歲而
天世獻娶相禮崔始童女生三男二女男曰以乾以
坤以泰女幼吳挺垣生二男幼世亮娶僉知李茂林
女世翊時無子女以其年七月二十五日葬于積城
治之南庚申洞壬坐丙向之原即公外先祖平壤府
院君趙公諱大臨之墓左也銘曰
天篤君子克生賢匹令儀令色淑雍其質式相厥天
罔敢或逸靖恭夙夜古訓是律繩繩子孫萬福攸秩
忽嗇其壽謂天可必鬱芊之原惟夫人室請徵茲銘

女中楷式

軍器寺僉正李公墓誌銘并序

不佞生則聞吾東方有退溪李先生薦紳大夫語及子孫亦必曰吾先生後也吁其盛矣僉正公即先生胤子歿後五十有八年其外孫洪通判有炯以狀走數百里乞誌銘於不佞不佞固不文其敢辭乎按狀公諱寯字廷秀系出眞寶始祖碩生負 贈密直使六代祖子修登第官至判典儀寺事封松安君高祖諱云侯軍器寺僉正 贈戶曹叅判曾祖諱繼陽進士 贈吏曹判書祖諱埴進士 贈議政府左贊成

考判中樞府事　贈議政府領議政謚文純公諱滉寔爲退溪先生妣金海許氏封貞敬夫人公早擧鄕貢不利乙卯除濟用監叅奉旋換集慶殿秩滿又換延恩殿不赴七年始拜安奇道察訪丁卯陞司醞署直長己巳陞典牲署主簿是年九月除奉化縣監以其近先生居取便養也奉於嶺邑爲最瘠居一歲公門百具無不完備發政施號一出於仁恕吏民畏愛闔境翕然庚午冬先生易簀公哀毁盡禮葬祭之禮一遵遺戒服闋除通禮院引儀不赴癸酉除義興縣監戊寅秩滿陞拜平市令移拜軍器寺僉正己卯出

義城縣治績一如奉化義興時越五年以疾卒于官
實萬曆癸未七月初三日也距其生嘉靖癸未得壽
六十有一以其年十二月窆于禮安治之東寨芝山
竹洞子坐午向之原公性本寬弘制行篤厚其在救
恤死喪周窮賑乏如恐或後不問有無至於居官自
奉務從簡約入孝出弟宗黨稱善是雖天資之美而
蓋得於家庭之訓爲多娶奉化琴氏訓導梓之女先
公三年卒生三男二女長安道中辛酉生員官至司
醞署直長受業於退溪先生學博見洽蔚爲名儒丁
内艱滅性次純道學生次詠道軍資監正莅官內外

皆有聲績女長適水運判官朴櫶次適兵曹叅議金
涌直長娶府使權紹女生三女長適洪汝栗順川郡
守 贈吏曹叅判唐昌君即洪通判有炯先考也次
適琴愷驪州牧使次適朴弘慶生員學生娶金仁玉
女生一男二女男瑋氷庫署別坐女適義禁府都事
金止善次適安奇道察訪金是樞正娶縣監權東美
女生二男長曰岐次曰嶷社稷署叅奉側室有一男
三女男曰嵈女適朴以煥次適李昕判官生三男長
成范生員次文范次景范加平郡守叅議生五男二
女男曰是柱佐郞曰是楗曰是楨生員曰是棧曰是

相女適判官裵尙益次適生員李廷俊內外曾玄凡百餘人銘曰

納于義方幼被善誘厥有美質忠謹篤厚亦能吏事殫心識治不忝于先克昌厥嗣芝山之陽洛澗在右納銘幽竁以示永久無或毁傷大賢之後

吏曹判書許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箴字功彦陽川人號岳麓出自駕洛首露王高麗文敬公珙之後考曰草堂先生諱曄與弟荷谷公篈俱負大名當世少師柳眉巖得於家庭之訓最多天性忠厚直方動必以禮爲學本諸六經遇事見得

是則雖千萬人爭不爲動釋褐入史局歷正言獻納
由天曹郎轉應教舍人執義陞吏曹參議遷大司成
大司諫副提學尋擢吏曹參判出按全羅道晉秩太
宗伯遂掌西銓旋拜吏曹判書其仕當 宣祖朝以
學問道德爲士林所屬望協贊弘化聲聞丕彰以萬
曆壬子八月初六日卒享年六十五葬于廣州土堂
里辰坐戌向之原先娶左議政李憲國女早卒無嗣
後娶兵使南彥純女婉娩有婦行先公卒葬同塋子
四人長實文科正言次宜天次室次賓俱儒士女四
人長適生員沈愉次適庶尹洪榮次適及第朴弘道

次王子義昌君夫人側出男曰溶司果內外孫凡五十餘人光海將追崇本生公據禮經爭之被削黜今上朝贈賛成銘曰

德之宏守之截石可泐名不滅

存齋郭先生墓碣銘并序

郭先生神道碑旣成將以五月辛卯立于馬山之陽卿大夫士會者七十二人咸慨然曰先生墓木且拱矣不意今日始得竪麗牲之石幸則大矣墓表尚闕於我心猶有歉然敢籍子之一言以文之余謂先生大節古固無有然若先生者盡性立命日星吾道使

文敬公而在者先生且入室非直以一朝伏節死爲重也先生少學於裵洛川及長與朴大菴爲道義交折衷於鄭寒岡刻厲奮發講明正學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識見日進踐行益篤一變至道一時行輩皆以爲不可及親沒不復應擧築書室扁曰存齋日處其中孜孜不怠平居退讓言若不出口至於臨大節定大事則壁立千仞凜然有不可奪者盖其平日所素養如此故能樹立於急難之際者若彼其烈烈豈所云殺身成仁不負所學者非耶余故曰若先生者使文敬公而在者先生且入室非直以一朝

伏節死爲重也昔者朴大菴之稱先生也曰生而學
聖賢道死而樹萬世綱常者惟吾友一人君子謂之
知言請以是題其石可乎咸曰唯唯先生諱趍字養
靜存齋其號也考諱之完祖諱瑛曾祖諱承華登於
玄世居馬山之率禮村始城陷先生之弟叅奉趄伏
匿行入城收瘞後數月葬于縣西花山先兆傍墓右
曰配全氏葬也墓前曰子履常履厚姜也兄弟同塚
當先生伏節死也抱持爭死賊事 聞幷旌閭忠孝
大節萃先生父子三人亦豈不赫赫矣乎其詳載神
道碑銘曰

父死忠子死孝各得其死一何恔

大菴朴先生墓碣銘 并序

文穆公寒岡鄭先生以道德學文起嶺南有道義交曰密陽朴公大菴先生也自格致誠正之學不講而所謂學者雜出於異端曲學向不有一二先哲作而倡之一齊寒暄聵陶正脉於是乎絶矣其講明討論相與爲麗澤之益者亦且不少先生生有異質初受業於洛川裵紳年十五六已慨然志學及長發憤力行一變至道親歿棄舉子業不赴非孔孟曾思之書不讀終日端坐嚴恭莊肅人不見怠慢之容晩年酷

好論語額所居堂曰學顔齋東寮爲四勿西寮爲博約諳書其中孜孜不輟有請學者必使先讀小學曰欲學聖賢莫如此書寒暄堂學問其出於此乎每勸人危坐則自無非僻之心曉盥櫛夜分乃寢曰夙興夜寐亦學者第一事也又曰學到變化氣質方可謂學余質偏隘不得不矯之以洪大遂自號曰大菴好善惡惡亦其天性於惡人若將浼焉及見子弟言人過必呵之曰獨不見守愚堂身居草野好招人之過以殺其身邪性至孝事母夫人積二十年極其色養鷄鳴必候寢息及歿勺飮不入口者累日小祥始食

衰三年未嘗食稻茹醬治喪一從禮儀反哭倚廬哀毁骨立平居晨謁家廟春秋享祀雖病矣必親莅未嘗不唏噫怵惕若見其饗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郭公趧先生少時師也以豪放自處女樂滿前先生以弱年出入其門積有年紀一不注目人以爲難其處家也嚴内外之别奴僕不敢窺中門家庭之内斬斬也家業素豐衣取蔽體食取充腹於外物紛華泊如也篤於友愛以百口奴婢盡分與姊妹一時行輩如守愚堂文穆公東岡松菴旅軒往來不絶相得驩甚嘗曰吾之感發興起於此事者寒岡之賜也寒岡

即吾師吾豈可友之當待之以師友之間盖其得力
於文穆公者最多故云耳初與鄭仁弘相善及見其
爲憲長專事搏擊以書規之曰以補衮格非爲心勿
以掇拾臣下短長爲職及仁弘作南溟跋文詆斥退
溪先生先生曰世豈有侮辱先正而爲君子者歟然
吾不可不言遂作書辨之仁弘答曰各守所見不須
紛紛爭是非也先生遂絶之金鶴峯之鎭昌原也先
生以叅謀從賊勢益獗朝暮莫保先生曰此而不守
則江右不可保而恢復無根柢矣脫有不幸公何以
處之鶴峯曰封疆之臣死於封疆禮也此即吾家子

則可避去矣先生笑曰伯夷魯連有何官守况與公約同死生其可草間求活耶鶴峯壯之及鶴峯遘厲賓僚皆避先生獨不去鶴峯病革執手泣曰固知君忠信至此丁酉倭再猘先生欲倡義兵往請趙月川爲大將月川以衰老推之先生會體察使李公元翼南下延置幕府旋以先生爲周王山城大將待之極其禮敬言必稱先生先生一日臨書歎曰吾平生不作入京書今爲此老修書耳時國事日急先生上封事十六條極陳大計言甚剴切或欲删去治獄事先生曰吾見已定其可改乎語及國事未嘗不扼腕痛

歎繼之以涕泣其忠憤激烈如此先生初以才行卓
異除　王子師傅不起後拜司圃由工曹佐郎出爲
安陰縣監當搶攘之際接應天兵簽丁輓粟動合機
宜事無闕遺不貸豪右一境畏服後值不悅者當路
乘時侮辱遂棄官歸自此不出卜居于青松之周王
山下朝廷累除工曹正郎翊衛司衛率林川永川益
山郡守軍資監副正通禮院相禮青松府使並不至
以丙午十月疾不起年五十八始先生自任以吾道
之重也雖諸友望先生者亦然卒之進不得展布所
學又不克永年以歿悲夫先生歿二十七年先生之

嗣敏修持旅軒先生狀泣謂世濂曰先人學問志行無不聞然能盡而詳者莫文穆公若也今下世獨有旅軒先生賴先人之靈得辱之行狀足不朽先人地下者不肖孤死且瞑目然未有碣之墓也願得子一言世濂辭不敏則謂事有不可知者夫取友如文穆公而不得誌若銘於其竁宜子慨然也雖然老先生狀其行若是其惇信無毫末恨文穆公復作不能易矣先生德烈不可一二舉其大者莫如學問志行夫以文穆公道德學問而先生文穆公所畏也其學問不既至矣乎讀聖人書步武必關閩肥遯丘園益堅

素履其志行不既至矣乎先生諱悝字德凝鼻祖諱
中美高麗密直司事有曰諱成林生監察諱純純生
生員諱思訥是爲先生考妣曰光山金氏觀察使緣
之女娶承旨李光軫女有至行端默莊肅克配令德
生一子天取族姪斂修後之女二人郡守李宜活及
第黃中允其壻也側室女適金禮立內外孫幷如干
人墓在玄風縣松林之原銘曰
性出於天道則一不有善惡相對出克知所養能不
失只在用力忿與疾約情合中夫子吉不惟學力美
資質體立已令禮爲率誠復不勞慾可窒力追古賢

入其室惟敬一字孔子術内外僕隷亦秩秩左準右
則嚴家律行止在我人孰尼暫試百里民德壹但遣
儲君問隱逸稱以南儒自御筆洛浦松林鎖爵律大
名百代垂白日旨不必壽夭可必欲載之言難盡述

寒暄堂金先生墓表

中廟朝特　贈寒暄金先生議政府右議政　宣祖
朝賜謚文敬光海時始用中外儒生䟽從祀文廟以
書院之在墓下者賜額道東盖吾東數千百載無眞
儒至先生闡發大原日星吾道故國家之所以表尊
於斯爲盛先生諱宏弼字大猷本瑞興人鼻祖諱寶

位至中郎始顯麗代高祖諱善保判書雲觀事曾祖
諱冲坤禮曹叅議祖諱士亨義盈庫使考諱紉司勇
妣韓氏清城君承舜女以景泰甲戌生先生于漢陽
之貞陵洞先生少豪逸不羈稍長發憤力學讀小學
書不輟三十後始讀他書探賾經典研究義理靜坐
一室雖家人子弟莫敢窺其所爲學者坌集塡溢閭
巷誨誘不倦各因其材而成就之初以行義薦授南
部叅奉旋擯典牲署陞拜軍資主簿遷司憲府監察
轉刑曹佐郎戊午史獄起以佔畢齋門徒杖配熙川
庚申移順天越五年燕山甲子禍及謫中春秋五十

一嗚呼天篤生賢必使有爲先生進不克得位行道退不及立言訓後荐罹慘毒不亦慟哉文未墜地正脉不泯一傳而靜菴先生倡其道再傳而晦齋退陶兩先生集其成關閩之學大彰於東夏豈非天定之勝哉先生娶順天朴氏司猛禮孫女生四男五女曰彥塾曰彥庠曰彥厚曰彥學嗣續盛衆克昌以大內外雲仍二百四十餘人詳在旅軒先生神道碑墓在玄風烏舌村巽坐之原

書于子翊相墓表

天仙逸才如玉其人將大鳴一世年十六卒祔郡守

祖墳右勸哉父大司憲世濂書

東溟先生集卷之八



